

散文組 佳作

鼠

Yu



Yu



簡歷

1993 年生，高雄人，寫作者，曾獲幾項地方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

這篇散文是幸運的作品，第一次投稿便獲獎，且是家鄉的比賽，更是開心，感謝友人潘在投稿上的協助，以及知道今年一路的鼓勵與支持，也感謝曾經給予這篇作品意見的讀者與老師，未來我會繼續寫出更好的作品！

鼠

大疫之前，我便曾撞見它。

那是一個平凡無奇的清晨，半夢半醒間，我聽見手機鬧鈴，下意識按掉，闔眼，再眯五分鐘——阿嬤聲音從樓梯間喊上來，我驚醒，趕緊將身子撐起，下床，三分鐘盥洗完畢，下樓。

途經玄關處，一道黑影，生猛地從兩格梯階間爬行而過，迅速地往底下，樓梯與壁牆之間鑽進去——

我沒開燈，望進樓梯底下洞穴般的一方三角地帶，穴口堆放幾只紙箱與雜物，更深處幽暗無光。

當下，我一時沒意會過來，究竟撞見了什麼？

一路前往捷運站。

那年大四，課少，我在市區一間安親教室打工，負責打掃、買點心與批改作業，時薪一百二。下課鐘響，二十個孩子從校門口回到安親教室，我除了必須幫忙老師管秩序，輔導作業，主要持著一支紅筆，在答案卷與評量之間，在對與錯之間不斷地打勾、打叉……翻頁、下一本……無限輪迴，像跑在一個固定的輪軸迴圈，整整跑四個鐘頭。

傍晚，孩子們一個一個離開安親教室，櫃檯熄燈，我才走出這幢小屋。

走回捷運站途中，在某個巷口水溝旁，我再次看見它，從底下竄出——這一次，我的視線趕緊尾隨而至，只見它一路往大路另一頭而去——瞬間，消逝在遠處，隱沒在某道陰暗窄隙，再看不見蹤跡。

那一刻，我才確定，自己早上沒有看錯——那是實實在在的，一隻活物，深灰色，手掌般大小，行動敏捷，有一條細長的淡色尾巴。



在屋裡。

這個意識長出來，我感到恐慌，沒來由地奔了起來，直往捷運站入口——很快隱沒在人潮之中，鑽進那班熟悉的列車，一路趕回家。



「我今仔早起看到一隻鳥鼠！」一開門，我劈頭便喊。

正是晚飯時間，全家人圍著餐桌，看了我一眼，沒太多反應，阿公過了幾秒才應：「哦，你嘛看到矣？」

「佇樓梯！」

「樓梯腳我已經有囡籠仔矣。」阿公說。

「籠仔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莫大驚小怪。」爸說：「鳥鼠爾。」

當下，我沒來由地想起弟弟，若他還住這，會有何反應？

弟弟人生進度和我不同。高中畢業後入伍，退伍便去當油漆學徒，工作穩定，第二年便交到女友。半年前，弟弟嫌舊家老舊，和長輩表明有意買房。說是買房也沒錯，往後三十年房貸，他扛。但頭期款四百萬，父母親先「幫忙」，等裝潢大功告成，他們也會搬過去。

爸媽問過我，要過去住嗎？我沒回應。新房寬敞嶄新，當然吸引我，但那裡的一磚一瓦，我未負擔分毫，雖是一家人，我自己心裡卻覺不妥，只說，之後再看看。

「那你就先留在這裡。」爸當時是這麼說的：「照顧阿公阿嬤。」

這晚吃完飯，我來到玄關處，特意開燈，想一窺究竟，沒

想樓梯光源只能探照外部狀況，無法觸及洞穴內部。我索性開手機探照燈，爬幾格樓梯，手臂一展，往裡照——只見裡頭雜物堆積，有個鐵籠擺在那兒，鐵門大敞，最底部，則有個小勾，上頭掛著半截魚頭。

清楚看見這一幕，我感到恐懼，像瞧見什麼刑具，不寒而慄起來，趕緊關掉手機，匆忙地爬上樓，進房，砰一聲，將門關上。



畢業前，我便辭職了，爸媽要我專心準備公職考試。我自己也同意。

爸媽搬離後，雙人房空下，我理所當然地入住，獨立擁有一間房間與客廳，日子寬敞起來。

往後十三個月，扣掉吃飯和午休，每天必須讀滿十小時的書。讀書雖累，假日多少還能抽隙和朋友或爸媽出門吃大餐、看電影，晚飯後和阿嬤到附近公園走走，前方有個目標，按表操課，日子勉強像個人。

在這一年裡，家裡發生許多事：阿公過世，爸媽退休，弟弟與女友步入婚姻，大夥兒人生皆邁入下個階段。

我卻落榜了。

整整一個月，無法面對家人、朋友，以及自己。我躲在房間，全然沒有辦法想像，這場地獄式馬拉松跑到終點——竟是原點。

再來一趟。我辦不到。

消沉兩周，我振作起來，開始投遞履歷。然而空窗一年多，又逢疫情，寄出的信件皆石沉大海，連打工也不好找，我聯絡安



親教室主任，她只說，現在不缺人。

在幾個大人鼓勵與慫恿下，兩個月後的我，決定，再戰。

第二回重拾書本，起初還有鬥志，慢慢我發覺戰力大不如前，落榜的陰霾烏雲般不時忽地壟罩上來，影響精神狀況，腦海裡對於上榜後的想像，像個架空的夢，每日一早醒來便崩塌。

我看不到光。

爸媽從每週歸返一次，縮減成兩三週一次，似在避免徒增我的心理壓力。然而，他們的期望不變，每當他們的說話聲音迴盪在樓間，我仍感到巨大壓迫，不想下樓，直到有人上來喊我吃飯。

有一晚，家中來了親戚，為躲避眾人目光話語戳刺，我沒有下樓吃晚飯，就這樣一路餓到隔天清晨五點，才偷偷摸摸地溜下樓，想趁著四下無人找點東西果腹，行經樓梯間，卻再次遇見它。

那是一隻棕色活物，體型約一個半手掌大，在雜物堆之間穿行。

我愣了一秒，驚恐，沒能下樓，轉身跑回房間。



幾個月後，安親教室來了電話，說有缺，問我要不要去上班？

我陷入掙扎，像一道光，照進黑暗洞穴，我知道循著這道光，走出去，日子就會有所不同。

然而，長久窩居洞穴，我已安於這樣的黑暗，無須面對人群，無須從這座牢籠跑到另一座牢籠，付出無謂的勞力。

我婉拒了。

將自己禁錮在書桌前，成為睡眠的俘虜。夜裡無眠，白日疲
暈。時日一久，日夜顛倒，我慢慢成為一隻夜行性動物。

後來，疫情嚴重，爸媽曾長達半年未歸。我心裡感到安穩。
即便他們不再問考試之事，對未來毫無打算的我，仍然不知該如何
面對他們。阿嬤則無條件地接納我的說法：明年再考一次。比
起工作，她更在意的是「熟識查某囡仔」這件事，我告訴她這馬
攏網路熟識，若有適合的，再約出去見面。

然而，我已長達半年沒出門。

有時甚至沒出房門。三餐皆由阿嬤負責，端上樓，有時她
老人家忘了，我餓得受不了，生物本能驅使，才躡手躡腳地爬下
樓。怕在樓梯間撞見它，我打開大燈，如此等於向樓下的人大方
宣告，我要下樓了——這件事讓我感到非常難堪。

有次爸媽正好在樓下，見我端著飯，準備上樓，立刻出聲攔
截：「在樓下吃就好了。」

我被迫在眾人面前吃完一餐。過程中，我一言未發，幾個大
人也很有默契地沒將話題丟過來。當用餐完畢，媽卻跟阿嬤說
了一句：「以後予伊家已落來食就好矣，毋免共伊捧上去。」

「伊有時就無落來……」阿嬤說。

「無落來就莫食。」爸說得篤定：「聽到無？」

我見笑轉生氣，像掉落大人設置的陷阱，非常無助，只能賭
氣上樓。心想，下次不能再上當了。



往後六七年，我就這麼關在這幢屋樓。

偶爾想起阿公過世前，我曾問他彼個籠仔有捉到無？伊說有
矣，毋閣捉到一隻爾。



鼠，本就善於藏躲，有過教訓，籠子便形同虛設，人類再抓不到。

幾年下來，繁殖數量不得而知。我在想，它們或許從排水孔撞上來，然後便出不去了。或者，不想出去。

有一年，特別猖獗，聽阿嬤說每天早上起來，樓梯口都有垃圾被翻出，廁所磁磚出現灰色腳印，廚房也不時有食物被啃蝕的痕跡。她說，我已經困藥仔矣，這幾工看按怎。

我愣住。

除此之外，阿嬤也開始大掃除，將堆積多年的舊物清掉，尤其是樓梯間陳年紙箱。她幾次找我幫忙，即便內心懼怕，但這個家只剩我們祖孫倆，兩個人類對抗為數不少的鼠輩，只能團結。

「啊你攏無出去交朋友以後是欲按怎？」有次阿嬤突然丟來這麼一句。

「以後？」

「我今年八十外矣，凡勢無偌久就轉去矣……」阿嬤低頭整理紙箱，嘴上話語淡淡的，卻十分確切：「以後誰人照顧你？」

我不知該如何回應。

「……若無阮就莫考矣，去揣一份頭路來做，按呢應該較好……」

這些年，穴居不出，我早已將考試之事拋諸腦後，沒想當年的搪塞之詞，阿嬤竟還默默支撐，我突感到無比羞愧，不知該如何面對這個當下，擱下手上雜物，轉頭又鑽回房間。

長年沉迷網路，交友、追劇、遊戲……除現實生活蜷曲於一方角落，欲求其實和一個正常人無異：我想要有收入、伴侶和親人關心。

但我更渴望安穩。

偶爾會想起那段在安親教室打工的日子，看著那些孩子下了

課，父母親卻因工作或其他緣由，將課後最繁瑣的三四個小時外包給安親老師。曾經，我也是一名安親教室的孩子。當時不覺如何，如今想來，弟弟似乎沒有上過安親教室。這件事，有絕然不同的兩種解讀：一是父母親對我的栽培更甚弟弟，二是比起打理我的課業，他們更願意把時間花在陪伴年幼的弟弟。

無論哪種都不怎麼讓人好過。

但我認為父母親對我的養育是非常好的，從未虧待，一路讓我上安親教室、補習，讀私立大學，畢業後無償供我當全職考生兩年。或許正因為太好了，以致當他們意識到我的發展不如預期，而且情況已然超出他們能力可控範圍，除了驚慌，唯一能做的，只剩逃。

「我覺得你這樣下去實在不行。」爸曾說。沒給方向指引，就只在匆匆來去之間，丟下這麼一句。

我明白。沒有哪對小康家庭的父母，會窮盡半輩子積蓄，為一個長年單身、無業而且看不到未來的孩子買一幢樓房的，即便是長子。那不只無益於現況，還可能壓死他。

「你自己的未來自己要想清楚。」他說。

我不怪他們。

我也曾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。從沒想，多年後，阿嬤的幾句話，竟有老鼠藥般的奇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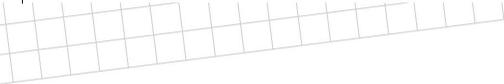
「這馬的人足濟攏無結婚生团。」那晚，我垂死掙扎似地試著辯駁。

「無結婚生团無要緊，」阿嬤話語卻直指要害：「至少嘛出門交朋友、揣一个伴？」

我心想，這是阿嬤這些年下來的感慨嗎？

當晚，我睽違多年打開求職網，翻看許久，猶豫更久，最後終究寄出了一封久違的履歷，不奢求脫離社會多年的物種能夠馬





上被接納，但求她老人家心裡的重擔暫且放下，我必須這麼做，帶著一點不甘心，想向她證明什麼。



隔日清晨，我打開房門，打算到附近店家找打工，才走出房間，便看見門口壁牆邊，有隻毛茸茸的灰色的它，停在那兒，病懨懨的，似動非動——我轉身回房，打市內電話，阿嬤在樓下接起，我氣聲呼救：「緊起來！有一隻佇我的門腳口！」

不一會兒，我聽見阿嬤的腳步聲走上來——突然，門邊「叩」地一聲，似是掃把大力敲叩地面的聲響，細密且巨大，接著一連「叩叩叩叩叩」，夾雜一串「吱—吱—吱—吱」的慘叫聲，我隔著一扇門板，聽得清晰，膽顫心驚，直到聲響稍歇，一陣塑膠袋扯動聲，窸窣窣窣、窸窣窣窣……最後，所有聲響止歇下來，阿嬤只在門外留下一句：「你會當出來矣。」

「捉到矣？」我隔著一扇門板大聲問，心裡仍感不安。

「已經死矣。」阿嬤語調篤定地說了第二次：「你會當出來矣。」

散文組 佳作

〈鼠〉評語

吳鈞堯

破題有懸疑感，「大疫之前，我便曾撞見它」。「疫」，在當今讀來，當然指疫情，但也可以指年少徬徨、青春迷惘，前途茫茫之際，遇見的「它」是老鼠，也可指涉一切躲藏的、失意的、穴居的迷惘年代。「它」因此分歧，是躲在樓梯間、很難緝捕的鼠輩，或者惘惘終日，如同劇中主角，屢試不中的公職考試。

在找尋光明出口的途中，阿嬤成為忠實的支持者，照料三餐，甚至還要幫忙捕鼠，祖孫因為各種理由而「同居」，表達臺灣社會某種程度現況，寫得最生動的是父母探望次數越來越少，一來因為疫情（如果內文可以增補疫情，便有不同味道），二來也因為孩子的霧濛濛未來，讓人不安如疫情。讓孩子自個下來用餐也寫得很有心理層次。

因為是散文獎，鼓勵得獎者減去繁複設計，回歸本性，這是文學對作品本真的期待。

